

过度开发，让非遗越来越远离原生态；不搞开发，传承非遗后继乏人，如何开发，如何把握好一个度，不仅是海南，也是全国非遗保护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身着黎族传统服饰的许振凌。张杰摄



非遗不应只是个传说

文\海南日报记者 黄晶

人们都说,文化是旅游的灵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无疑是海南旅游的灵魂。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众多现实问题,如何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不去破坏那些已经非常脆弱的文化遗产,不让它们只剩下一个名字或只剩下一个遥远的传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文化积淀,我们不能让非遗仅仅成为子孙后代的一个碎片式的记忆,非遗不应只是个传说。”近日,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副厅长许振凌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许振凌说,文化遗产承载着海南的历史和海南人民的情感,是海南的重要特征和情感纽带,是文化基础和凝聚力,是宝贵资源和软实力,它可以让我们更加自豪和振奋,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海南国际旅游岛的价值内涵、精神力量和持续发展力。

“小时候看到黎族长辈取一节竹竿,左右翻弄,不一会就能吹出清脆的节奏,很是神奇。”出生于黎家的许振凌回忆起儿时黎村的生活场景。然而,如今会制作、演奏黎族传统乐器的人越来越少,原本就地取材手工制作的乐器,在大工业生产的背景下越来越有“现代味”。

过度开发,让非遗越来越远离原生态;不搞开发,传承非遗后继乏人,如何开发,如何把握好一个度,不仅是海南,也是全国非遗保护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就这一非遗保护难题,许振凌提出:“我们要推进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同时,我们也要与时俱进,扶持非遗的保护性生产。”

生产性保护:保护原汁原味

许振凌指出,所谓“生产性保护”是指“以保护带动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是指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使非遗在生产中得到积极保护,同时其合理生产所形成的经济效益又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这项事业,避免传承人青黄不接。

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锦技艺为例,生产性保护的具体要求是使用天然原料、染料,运用原始染色技艺着色,再使用代代相传的腰织机纯手工织锦。生产性保护需要有天然原料的集中种植地,需要掌握技艺的传承人,当然更需要有人来学习、复原原始技艺。

生产性保护的就是原汁原味,保证古老技艺的纯正。然而,真正推广中面临巨大的压力;原材料种植地的萎缩,安心寂寞学习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学这个不赚钱。”可能是当代年轻人的普遍心理。而事实上,只有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才能做到真正保护一项技艺,这也就意味着受保护的技艺必须参与创造当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实践。

许振凌对此很是感慨:“生产性保护确

实需要人们的情感,或许只有情感的力量才能解释清楚传承人的坚守。”

保护性生产:非遗的时尚嫁接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传承发展”是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指导方针。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许振凌说,有一年的新丝路模特大赛,让参赛选手披着黎锦披肩做展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T型台下掌声此起彼伏,观众惊艳于黎锦绚丽的色彩,还有变幻的图案。而那些却是现代改良技艺生产、充满时尚韵味的黎锦。

“其实原始织锦不够柔软,布幅也不够宽,自己从小穿过的黎族服饰就是一步步经过改良的,黎锦从原始的树皮布发展到双面绣,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许振凌说,自己并不拒绝原始非遗的时尚化发展,保护性生产可以大胆创新,用现代的手段扩大传播范围,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项技艺,知晓这份遗产。

采用生产性保护手段织就的原汁原味的黎锦是工艺品,不计成本,不惜人力,但手工效率实在太低了,其价格也非大众所及。

高昂的售价,不利于大众的普遍购买心理,当然就不能广泛传播。于是,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的黎锦就冒了出来,工业化开发、机器生产的相对价格较低的黎锦只能是消费品,它依然代表了黎族传统文化,理应是件好事。

许振凌指出,这种工业化生产要严格与生产性保护区别对待,决不能混淆视听,只能反哺,不能渗透,必须严格遵循国家规定保护好纯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遗传承渴求文化自觉

不论是生产性保护,还是保护性生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离不开社会和政府的扶持,立法保护才是当下之急,只有法案颁布以后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

许振凌透露,《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和管理办法》已经出台,下一步将开展对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项目的专题调研,尽早出台“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法”,用好特区立法权,使我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尽早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山河长不朽,文化永留传。”许振凌援引我国现代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理论,主张将人的有限生命融入无限的文化历史长河中。许振凌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落脚点与归宿点应该放在引导人们的文化自觉性上来,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融汇到每个人的文化血液中,人人保护,人人传播,让每个人从心底里认同非遗的不可或缺性。



陵水“三月三”节日上欢快的竹竿舞表演。

海南日报记者 王凯 摄

说起夏威夷,人们就会想起草裙舞,一种土著人的舞蹈,成就了夏威夷的文化记号,由此衍生了世界各地的草裙舞迷,每年都会去夏威夷,为的就是一睹那纯粹的舞蹈。

同样是一个美丽的岛屿,海南岛也有自己的舞蹈,那就是竹竿舞,一种脱胎于海南黎族打柴舞的民族舞步。

只可惜,我们还不能找到世界各地的竹竿舞迷。

寻找海南的“唯我独有”

“唯我独有,是一种境界,一种追求,一个方向,或许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才能找到海南旅游演艺开发中那一丝珍贵的唯我独有。”6月16日,参加琼北文化及产业发展研讨会的我国资深文化艺术影视制作及传播专家、中央电视台度假休闲频道筹备负责人邢京和接受采访时如此表述。

循着邢京和的思路,我们试图捋清脉络,海南岛的文化独有在哪里?

再说海南第一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黎族民间打柴舞,这是黎族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舞种,黎语称“转刹”、“太刹”,源起于古崖州地区(今三亚市)黎族的丧葬活动。

打柴舞有一套完整的舞具和跳法,

海南的竹竿舞,是否具备草裙舞一般的旅游演艺开发潜力?海南的多项非遗项目,能否借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契机,成为展示和保护海南传统文化的名片?

海南旅游演艺要打非遗牌

文\海南日报记者 黄晶

共有九个相对独立的舞步组成,舞具是由两条垫木和数对小木组成。经加工、改编成打柴舞,其道具由木棍变为竹竿,故又取名为“竹竿舞”。

海南旅游演艺须坚守“纯粹”

“海南竹竿舞,可否具备草裙舞一般的旅游演艺开发潜力?”

“可以。”中国电视文艺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原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三套)总制片人崔亚楠先生的回答掷地有声。

崔亚楠认为,夏威夷草裙舞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两个字“纯粹”,而这恰恰是目前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演艺中的短处。

崔亚楠介绍,在夏威夷,跳草裙舞的都是当地土著人,他们的姿态各异,装扮古朴,没有当代人追求的时尚,而是一种夏威夷土著人独有的精神表达,对于他们来说,草裙舞是无字的文学作品,是他们的生命和灵感,是他们虔诚地追忆历史、讲述传说、向神灵祈福,就是如此的“纯粹”。

崔亚楠建议,海南在打造竹竿舞的旅游演艺中,一定要坚守黎族传统,还原一种原始的文化现象,用纯粹的黎族山区竹竿、着黎族传统服饰、再让原汁原味的黎族人来跳,不论年龄、不论资历,跳的就是黎族文化,那份纯粹的原汁原味。

崔亚楠说,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演艺不是在打造文化,而是将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现代化的手段加以包装,更适合现代人的接受心理,不能改变文化的原始内涵。

比如说,旅游演艺的舞台,完全不受制于传统剧场的封闭环境,跳竹竿舞的地方可以依托自然山水,也能就近黎家村寨,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为观众提供易于接受的通道而已,引导观众感悟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幽远内涵。